

平涼縣志卷之四

藝文十



中國農民銀行總管理處  
經濟研究處藏

平涼縣志卷之四

藝文

左文襄公宗棠堂前玉碑贊

木病斯瘦石靈成影高平之山朶茲奇景猿公著藤山果墜嶺  
摩挲幾遭塵空光烟全積既平泐堂前頂巨奈矻矻筆力莫遑  
馬肆獻奇志之云身用供古佛聊慰宋靜關隴其宣年豐壽永  
車騎燕然吾曷敢請

同治十年三月廐人獲白石三尺天然畫圖書此泐其上永供佛  
寺為此邦祈福也

吳學使大澂堂前碑記

同治六年恪靖伯左公督師入關駐軍平涼越四年歲辛未正月  
克全積堡明年收狄道河州又明年復肅州回逆平隴境又安士  
民復業督學使者吳大澂以光緒元年按試平涼來登堂前泐  
石紀此

趙時春馬政記

天有大駒天子有牧僕之職自軒轅以來墳典經史不絕書述周始  
詳穆王征異域責以不享在今平涼之域而八駿皆是物也考王命  
秦非養馬沂渭大蓄息宣王中興比物閑則北至太原南平荆蠻大  
蒐鄭圃皆以車馬之盛為言秦為嬴谷量牛馬即為氏人而漢文景  
時什陌成群六郡良家馳射是利馬援之邊郡田牧數年得畜產數

萬唐人養馬亦於涇渭近及同華置八坊其地止千二百三十頃樹苜  
菽苜蓿用收糞三千官僚無幾衣食皮毛是資不取諸官蓋合牧  
而散畜之牧身其事不雜以耕而太僕張萬歲至毛仲官職雖尊身  
本帝園生長北方慣歷牧事躬馳撫閱無點集追呼之擾科索之煩  
順天因地而畜殖茲萬歲至七十萬六千毛仲至六十萬五千六百有奇  
色別為群號稱雲錦地狹不容增置河西史贊其盛圖傳至今夫豈  
有它術哉法簡而身誠而不二故也元宗既以嫌誅毛仲後遂以付安  
祿山祿山統北方三道又使兼掌京西牧馬地既隔越而職守難專重  
以胡人叛覆用蹂踐唐室其餘存者猶足以資肅宗之中興憲宗  
命張茂宗監牧茂宗不能遠略乃藉沂隴民用人爭言其不便牧事  
遂廢唐以喪亂由北言之人事得失而政盛衰益昭然矣自宋以來馬  
藏民間涇源為邊重鎮日不暇給然頗貿易蓄馬以給戰士金元悉從  
民牧兵興隨宜取用官以無事皇朝遠稽周唐大振馬政自大將軍  
得李思齊李茂之騎繼破三保保擄馬駝雜畜數十萬御史大夫丁  
玉涼公藍玉回征西邊部族悉服乃制金牌合符邊人以馬充差朝  
廷以茶為贖體統正而名義嚴馬日蕃庶始置苑馬寺祿以監苑  
廵以御史日久法弛宏治末年遂命都御史楊公一清董治之公振  
肅紀綱增置官屬蒐括墾田益市民馬一時觀美然三年二駒其  
計利深矣數年之後所利不補所費何哉豈非官多牧擾法煩弊生  
縉紳衣錦難禦邊塞之風霜而肩輿騶從點集追呼非朶字重累

之所能堪乎且牧地十七萬七十頃養馬一萬四千餘匹收軍才三千三百餘人因重收輕皮肉收銀三兩有奇公用銀三千餘兩膏之三千三百餘人物輕輸重每歲各各入質督監參謁不絕遷代歲月繁促南北習俗異宜道路往來勞費收人不支如此州縣地踰二萬頃為種站徑二十餘萬輕重之相懸如彼嘉靖三十七年平涼通判嘉定陳應詳舉藉平固以北皆為牧地民村落室廬皆度為牧代之養馬價駒遂號二稅按制先定州縣田稅後以隙地為牧本自相間安得齊一應詳務虛名而民重被病牧既少獲種馬日削青民布馬吏緣為奸民不堪命矣世之君子其思有以善後哉今粗舉其大端云

晏謙平涼利民渠記

陝之平涼郡治東抵涇川有平行壤地廣袤數百里而涇河之水實經流其間引以浸灌則土田膏液年穀可擬豐登尚何燥旱之足恤乎特圖志所載故無渠堦而唐人習以成俗舉目前涇關之水則信其奔流置為棄物凡有播種歲率仰給於天大雨及時則坐享有年一遇魃虐流行則計無所施不但距河入深之地不需其利雖夾河兩岸之間亦不蒙餘波之潤向感告災之外惟束手待斃而已曆千百載竟無異念於此而倡之者成化甲辰歲夏秋不雨為歲大祲侍御史中丞南舒鄭公時嘗受簡命重託鎮撫關中嘗符移六道周諏民隱興堰域以佐耕至冬會印璽有警告變日急上命曹亞卿媯川李公衍昇以節鉞之寄越今年乙巳春推轂入境內

即檄願守臣疏決河渠以勸農事其輯災興利之心蓋與中丞公不  
謀而同也僉憲陽城李君經分道關西首以所部平涼之地論列請  
命二公曰急圖之勿後也憲使延平羅君明時與聞之亦力贊興事維  
時李君續食平涼教促官屬荒度土功適郡之豪右強梁齟齬百  
出君則不暇顧恤毅然調役屬工始自府治城北瀟暖泉以灌疏圃  
而官民賴之結分引涇水五里鋪為一渠楊家磨抵四十里鋪為四  
渠袁家庄至七十里鋪為二渠迤東至九十里鋪北引涇水一渠南引  
金龍池白水驕河二渠合流花家庄東行二十里逾平涼境連亘開  
一大渠又流四十里抵涇州城西會洩入涇官路之南渠不可通乃  
疏百泉王村等溝析為七渠涇河之北岸漸高又疏金池瓦窰等  
溝為六渠州城西引洩水邦城北析東山下陰注附郭田園獨令成  
渠洩迤西至崇信縣界散引河于楮家等溝別為一十一溝州城之  
東地高河下難於築堰隸南山者引木家溝至范家溝作一十五  
渠隸北山者引路家溝至白水溝作為一十一渠合而計之以渠則  
六十有一以道里幾二百里許以溉田則三千頃有奇也渠之制深十  
五六尺淺者亦居其五之四廣六七尺窄者亦居其三之二長短大  
率不齊惟視水力所至不限於丈尺也渠當路衝則就渠身指土  
剝通為梁以便行旅又撻石刊木架水槽以接不通壘堰壩以固河  
防始於是歲三月之朔民歡趨之百日而告成部吏工匠皆無所  
預惟拱手以受李君成算而已未幾亞卿公按節平涼因命之曰

利民渠於是渠水浸溢土脈漸漬來年獲收成之望秋田遂長養之天功  
甚大而費則省便非亞卿中丞發端開示於前憲使君憇惠於成則君  
規撫綜理之密亦將遺佚而弗章矣又况窮壤間利民盛事祕久不發  
必有神物以攝護之者失此機會抑不知當幾何處以建萬年無窮  
之澤也有司龍石請記其事予惟此渠之功州郡利戶與凡往來自擊  
之人固已頌而歌之宜不待記而顯且二公當此兵燹之日分關鎮靜  
決策如流非獨烽埃烟消邊徼安堵而八郡垂亡所賴以全活者動以  
萬眾水利之興又特其一事也姑以志其本末以告後之長民者使知  
成之不易如此相與維持而增葺之是周二公之心抑亦羅君李君之  
志也遂書為記

趙特春平涼河渠書

城南北之水皆入於涇涇出府城西南七十里筭頭山下今日筭表嶽聲  
之轉也嶽山頂也地屬華亭白巖里有泉之訛也前即湫頭山朝那湫在  
其巔其下為洳合華亭崇信三水過涇州西回中而東入涇皆可引而  
為渠輪而為磨以治穀香及紙分溉田園民所利也百泉中涇東過塋尚  
至龍尾山之陽則六盤牛營迤東北山諸水匯焉而涇流始大東去府城  
西北一里而遙陰疏為中內外三渠陽亦一渠東西二十里為磨百數咸  
估五七百金分流溉園畝值十金以上或至三十金少者畝三五金池塘  
臺榭花卉竹木相望而楊柳尤多皆宗豪貴產也卉以石榴山茶牡丹  
芍藥菊為麗魚以金銀玳瑁為上竹以鳳尾為貴他殆難枚舉也嘉靖

庚戌以來水旱不均旱則爭決注崖以增渠而莫或閉潦水大至注乃棄  
故道而大決諸渠漂毀園池台榭植物城北盛觀蕩為砂礫東方尚存  
其半西北所餘無幾也今方講求導閉之術法當於城西為大堤以扞  
注而曲置水門以通渠不可緩也北城之陞溫泉出焉即古柳湖為韓  
國之園樓觀彼塘魚柳荷蒲甚盛作土城砂堤以護其北注不能  
侵此其證也泉東流過陶將軍萬竹園余北郭之居溉地三里而  
既東郭新街廟之中橋曰太平水曰小谷即浚谷也谷高數丈郭南  
諸泉匯焉濶及步遠源三十里入於注東西溉園各里許而山水暴漲  
盈溢嘉靖六年六月遂漂破東郭室廬溺居民以萬數沸聲如雷  
有漂至西安尚生者分守參議閩人陳君毓賢始築夾河城今隨  
壞軌築又東二里曰咀谷東南山泉所匯濶及步源遠八里溉視浚  
谷而暴水頗減亦築夾城北入於注自此而東則南北山谷之水咸  
入注而民以利汲灌多負水以居暴雨至漂溺亦多矣

### 趙時春上崇治本疏

臣本草茅賤士西鄙遠人年方十八叨蒙甲第甫及弱冠濫膺省郎  
在昔曾誼二十過漢文而臣更少焉周布衣于太宗而臣位已崇臣  
才遠愧古人而微幸至此荷蒙陛下天地生成之化君父教育之恩  
至矣盡矣是以雖名微位下身不與獻替之列而圖報恩稱心常  
存犬馬之誠輒以狂言干冒天聰又蒙聖慈宥其罪戾責其陳奏  
小臣倘被嚴命恐懼戰越心欲言而口不能意徒切而智彌短謹

即再奏請罪伏涇斧鉞之誅又蒙聖造色含察其狂瞽之情恕其欺罔之罪俾得吐露愚情披竭悃誠在陛下所以養成小臣者如此小臣敢不為陛下死乎使臣有言而死死而盡忠於陛下無有補於天下國家臣死也安使臣默緘而生生而不盡忠於陛下無補於天下國家臣生也愧謹以膚見開條陳奏伏望陛下垂日月之照察芻蕘之言遠覽古今成敗之迹近觀當世已行之事擇臣之言察臣之心使天下之大知有狂愚如臣者猶蒙詢訪則勝於臣者必將奔走為陛下死矣臣竊惟當今之務其最大者有四其最急者有三一曰崇治本天帝王之身興治更化之本也其所以宰制權衡天下者心也所以能一心而應天下之務者以其至公而無私至虛而無物也凡人情之易動而難制者莫甚於喜怒帝王之勸善而懲惡者莫大於賞罰苟以天下之公善者為而賞之不以吾之所喜以天下之公惡為而罰之不以吾之所怒夫如是則善者勸而惡者懲矣苟以吾心之所喜者為而賞之非天下之所公善以吾心之所惡者為而罰之非天下之所公惡夫如是則惡者不懲而善者不勸矣使善者勸而惡者懲天下未有不治者也使善者不勸而惡者不懲天下未有不亂者也由是觀之則君心之喜怒乃賞罰之所由係賞罰之所係乃治亂之所由徵臣願陛下致中和之德擴純至之道勿以逆心之事為可怒當求諸天下之公惡勿以遜志之事為可喜當求諸天下之公善果善為難逆心者必賞果惡為



難遜志者必罰是則陛下之賞罰者非一時喜怒之私是天下善  
善惡惡之公使天下皆歸於大公而不至治者未之有也臣竊觀  
陛下勵精圖治之意固欲德侔堯舜而駕唐虞矣夫堯舜聖人  
也以其聖治天下之人未有能先之者然而堯曰稽於衆舍己從人  
舜曰樂取諸人以為善臣以是窺堯舜之心至虛而無物故能包  
天下之人而兼天下之聖此所以為大聖人也欲行堯舜之道其要  
莫先乎此矣臣願陛下虛心以應天下之物舍己以來天下之善勿  
以天縱之聖而謂常人之見無可從勿以出類之智而謂衆人之言  
不足採大舉常人之是以益聖人集衆言之長以益至智譬猶  
川澗雖淺宗海則深丘垤固卑附岳益崇故不自聖而天下莫  
敢不歸其聖不自智而天下莫敢不推其智故堯舜之名易致  
而隆古之治可及也臣故曰崇治本者此也一日信號令大號令者  
聖人所以鼓舞萬民者也易曰渙汗其大號大汗出而不可及大  
號渙而不可及詩曰訇謨定命大謨當大而不可小蓋以一命定  
而不可易是故號令不可不信也然所以信之亦在乎慎之而已  
夫天地之所以尊者以其無言也雷霆之所以為威者以其將奮  
也四時之所以為信者以其弗爽也金石之所以為堅者以其弗渝  
也臣願陛下致謹於發號施令之際留心於釐弊更化之時勿以  
一人之言為可信當參諸天下之公勿以一時之近效為可喜當  
求諸永久之利利十而害一則利必不興功百而費半則功不必舉

使天下之人各享安靜之福以歸於恭默淵深之化則陛下之號令如  
天地之為尊而雷霆之為威四時之為信金石之為堅矣臣故曰信  
號令者此也一曰廣延訪夫人君不能獨理天下故有公卿以贊其  
治有百司以分其職有台諫以糾其違書曰臣作股肱耳目故聖王  
之制有因事以咨訪之者如皇華之詩是也有因燕享以咨訪之者  
如鹿鳴之詩是也有因問暇而交傲者如虞庭之歌是也唯其上下  
之間志易交而情易通是故其道同而其事諧也今臣不得親奉  
天顏而沐清光者惟早朝頃刻之間身群工在列執法在前執事之  
臣各以其序奏事當是時陛下雖欲俯賜清問豈可得哉有所  
事事則形之奏章陛下可否之身其於從容漸摩之功啟沃論思之  
益固蔑如也臣以為傲古輪對之制及我朝宣召之規令文武大臣及台  
諫侍從之臣各以期會對便殿庶司群吏或以其職事召問之不置糾  
議俾得從容議論事理或指陳民間利害但不許言人過失及無益  
之事如此則陛下既得知政事之利弊民情之真偽又可知其人之賢  
否才之優劣則道愈高而知愈明足以察群動之情而絕壅蔽之  
端矣臣故曰廣延訪者此也一曰勵廉恥夫陛下之所以禮貌之而倚  
之以輔佐之任者大臣也所以信任之而使之持天下之公論者台諫  
也故大臣有弗能則去之而已矣不可既用之而復不信任之也臣願  
陛下於大臣去就之際待之以信其言若是固當用之其言若非亦  
寬容之以開不諱之路陛下既待大臣以禮而大臣不盡其忠者臣

請復國初面制之制台諫得其彈章於稠人廣衆之中明正其罪至  
於台諫之臣叨蒙信任而不竭其力者臣請舉宋人奪台之說以罰  
之如受職三月之後無所糾正建明即以不堪風憲之例改調外任  
夫以禮貌待大臣而亦以禮貌責之大臣不敢不勵其廉恥而盡  
其忠以信任待台諫而亦以信任責之則台諫不敢不勵其廉恥而  
竭其力廉恥之節素厲尚義之風流行敢有喪其所守淫冒無  
恥者衆論自當公棄之尤不宜使憚夫細人肆其便利之口告誥虛  
浮曖昧之私以傷國家政治之大體所以然者欲使人臣皆顧行而  
惜名節隆朝廷而尊主上臣故曰勵廉恥者此也一日惜人才夫人  
才者致治之具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多士生而文王寧  
才誠不可不惜也但全才難得而用人不易故聖人之官人也取其  
長而棄其短忘其故而與其新周公是以不求備於一人秦穆是  
以不以一青掩大德其惜人才也若是臣伏見近年以來諸得罪落  
職之臣或謫戍邊徼或竄伏田里或流落遠方或淹滯州縣論其才  
能雖不逮古人稱其器用亦頗堪任使即其得罪之由又非敢有愾  
慢越禮以亂官箴也直以意偏見疎任重才小或欲周事納忠而智  
不及冒犯龍顏自致譴戾瞻望廷闕涕泗交靡及陛下之於諸臣尊  
則君也息則父也諸臣之於陛下分則臣也情則子也臣子有過君  
父固當訓責之冀其有改既能改過更新尤宜收錄之取其後效  
夫人窮反本故悲哀則呼天困阨則思君疾痛則呼父母陛下之

於諸大臣天也者也父母也諸臣有所悲哀周阨疾痛之情安得不  
於陛下而訴之哉伏願陛下念人才之難得察臣子之至情乞勅吏  
部即查近年以來以言譴斥者量才叙用以備任使其譴斥者亦乞  
於郊禮時輿大布浩蕩之恩除其舊罪與其更始則陛下寬仁之  
度與天地同流而慶澤之萬世無窮矣臣故曰最急之務者此也  
一曰正治教聖王之道不行於天下者異端害之也自王者之迹熄  
而異端之教興佛老之徒蠹賊彝倫者千五百年矣此所以污我  
衣冠之民使之不與於禮讓梗我明文之化使之不協於大中者  
皆二氏之教害之也今其徒皆鮮衣美食不耕不織假稱符籙  
依託經懺幻化黃白飛昇遊景反易天常眩誘愚俗平居不  
能殖產作業以供賦稅臨難不能披堅持銳以禦外侮而乃坐糜  
廩米僭立宮殿襲瀆神明矯誣上天為生民之害至深至久苟  
非大聖人之所作為其孰知屏而遠之恭推陛下持敬一之心興禮  
樂之教若欲行聖王之道以熄異端之害此天下之所願於陛下  
者也臣愚以為宜復古冠昏喪祭之禮禁絕醮祭禱祀之術以正  
天下之風俗其徒敢有誦習邪說干冒寵祿者即賜譴斥使天  
下之人曉然知正道之所在則陛下純壬之心與天合德而帝王  
道統之傳在於陛下矣臣故曰最急之務者此也臣自知新學小  
生才識膚淺所見所聞不足以對揚明命但以草生聖明之世深  
沐雨露之私故敢披瀝臆扣竭底蘊敬陳窮蹙之言圖效涓

埃之報極知愚昧再冒天威萬死之罪無所容追伏乞聖恩俯  
念小臣惓惓之情曲賜寬宥以廣進言之路臣不勝千冒天威  
戰慄待罪之至

### 皇甫謐三都賦序

去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  
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  
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  
已將以紐之至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  
焉周盛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  
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  
賦者古詩之流也至於戰國至道陵達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  
志詞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  
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  
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於實誇競之無體失之漸風雅之則  
於是乎乖迷漢賈誼顏節之以禮日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  
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  
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夏接棖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  
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  
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  
上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

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  
反非一時也曩者漢室內清四海圮裂孫劉二氏割有文蓋魏  
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  
環琦可以偏至而卻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  
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既已著逆順且  
以為鑒戒蓋蜀色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高魏跨中區之行考  
分次之多少計植物之眾寡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  
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  
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  
以王道其物土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李開先後谷詩文集序

後谷趙子詩文集刻傳久矣尚未有序序集非難而為後谷子  
序集則難耳後谷子年十四魁關中十八大魁天下入讀祕書出補  
武部與諸名士講學為文文日益宏肆而聞望驚擢人身目不得  
見其人得見其集則幸矣雖集不可無序而序豈可易為哉邑人  
有薄宦平涼者後谷子每寄聲云詩文詞論俱未有序在交遊知  
愛莫有如中麓者四序幸勿退托嗚呼予以多疾久欲不作勞心事  
一序已難而况四序耶詞論姑待先為一詩文總序貽之曰古之序  
者多先序其人而後及其集後谷子初立朝即不苟同於人方西樵  
下士名相也嘗托霍渭崖促之一見竟不肯往抵掌談笑天下事

靡不切當通達國體識者謂可比之賈生上書請上禁諛納諫以振  
士風極論時政闕失及詆擊輔臣之身位雖下詔獄而辭益辯氣愈  
豪識者又比之賈生少狂能挫抑降灌及放歸田里無復用世心尋  
以立皇儲推補編修校書同羅念菴唐荆川復上書請朝正後  
遂朝東宮觸逆聖怒而一二執政素忌才者又短長於御前子為  
之周旋其間有計求解天威稍霽又同放歸田里因北虜犯邊用  
荐者言起領民兵又自副使往陞山西巡撫都御史嘗謂閣部大臣  
曰不棄不肖授以兵民重任安內易事身外將盡捕草寇邪生擒  
噫噫邪其言雖誇其志則雄矣已又以巡撫問唐令將破格用人  
會推兵部侍郎雖未蒙欽點起廢亦在旦夕間身其官政詳  
略曰家苦樂人事應酬旅進旅退無不形之詩文者詩非徒作  
文非浪言詩有秦聲文有漢骨樸厚而近古慷慨而尚義此三  
秦風氣浚谷子鍾山邱之靈而又充之以問學之久幼則為脫羈  
天馬長則為濟時人龍云集凡十五卷詩六卷文九卷續有作  
者當續入之

孫樵書何易于

何易于嘗為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河南刺史崔朴  
嘗來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剝索民  
稅舟易于即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  
即蠲隙不可奪易于為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

跳出身借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私利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權  
筭詔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庶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  
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為百姓  
庶今剗去罪愈重更止死明府公免鼠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  
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侵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察使聞其  
狀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于弱業破不能具葬者  
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為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倭杖者易于必召坐食  
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親自與語為指曰枉直罪小者勸大者  
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州羅  
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故相國裴公刺史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  
從觀其政道從不過三人其合易于廉如是會昌五年樵道出益  
昌氏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  
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止請常期不欲繫繩百姓使賤出  
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莫優貧民饋給往來權  
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予居長安歲聞給  
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為某縣得上下考由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  
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  
達官為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反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  
民不對笑去樵以為當世上位者皆知求才為切至如緩急補吏則  
曰吾患無以其治膺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之知者



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  
孫樵書褒城驛壁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為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  
散而膠庭除甚蕪堂屋其殘而楮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  
曰忠穆公嘗拔梁州以褒城控三節度治所龍節虎旂馳驛特  
輅以去以來轂交蹄劇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概當時視他驛  
為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飢得其飽皆暮  
至朝去甯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鷓而後止魚  
釣則必枯泉涸沉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集於堂凡所以  
汙敗室廬糜毀器具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  
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難以供饋之際一二  
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妪笑於旁且曰舉  
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為理平踵十里者不裹  
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  
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益竭其故何哉  
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身日接於民而政令  
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  
刺史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  
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佳者在刺史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  
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濃當飢飽解囊

第積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真驛耶矧更代之際黠吏因緣恣為  
奸欺以賈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  
田不募哉予直揖退老此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屋壁

歐陽永叔祭尹師魯文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挾四海而無所措  
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猴之窟麋鹿之群猶不容於其間兮  
遂即萬鬼而為鄰嗟呼師魯世之慈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而  
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于人方其奔顛乍遂困死艱  
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  
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為訣隱几待終  
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  
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  
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呼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  
聖與賢難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為後世師法雖嗣  
子尚幼未足以付子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眾人最愛  
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樽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享

升允祭陣亡將士文

嗚呼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在喪其元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可  
謂忠矣何其壯哉乃者陝西兵變朝廷命將出師制府長公決策  
於金城廼不才効力於前敵時閱四月戰克九城方期共奏膚

功孰云遂成和局卽墨短樂生之氣朱仙灰武穆之心悠悠蒼天曷  
其有極諸將士或隸壯凱或籍精銳或列名振武或策號驍騎  
或為固原義軍或為沙清團勇以至反正之陝防親隨之衛隊莫  
不披堅持銳蹈刃衝鋒若者陷陣以捐生若者先登而殞命義無  
二致死有餘榮裹馬革以無從淚添渭水攀龍髯而莫逮望斷  
燕雲使我軍力克鞏疆誅其首逆俾諸君名標麟閣慰厥忠魂豈  
不懿歟然而時局如此天心難問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我獨賢勞役  
於王事桑田滄海徒羞故老之顏鴻毛泰山且瞑壯天之目歎我  
躬之不閱望魂兮歸來嗚呼哀哉尚饗

朱愉梅柳湖書院志沿革

平涼人文之起有明稱盛韓藩居定北門之右有崇文書院乃  
昭王講讀處昭王嗜詩書善真草有冰壺遺稿十文法帖東海  
草書行世正德十年奉勅賜崇文學院坊額考郡志東郭外之陽  
有新塔院改為正學書院為郡士子肄業處然皆廢弛百有餘  
年矣乾隆初有高年書院延安定孫進士名昭王講後改為今之  
考院郡城之北有暖泉邑志稱元柳湖也考寰宇記平涼北門外有  
柳湖宋太守蔡挺建避暑閣於其中則知柳湖之名已久嘉靖八

年韓昭王以千金築城三仞磚甃門二樓複道相連亭榭十數茂林  
修竹掩映環以清塘二重通畫舸植菖菑蓄金鯽鯉群鳥翔翔  
水木之勝甲於關隴至國初而廢為閭田乾隆二十九年邑宰汪公

鑿池構亭月集諸生而課之今之飲水亭也觀海堂舊基係韓藩  
故苑之柳湖山後唐氏建野坊廟於其上乾隆三十四年金盧顧晴  
沙先生講先旭來守斯邦慨然以興賢育才為己任爰移野坊廟  
於城西度其地勢繚以城垣建有觀海堂深柳讀書堂响鵲山房  
養正軒上下學舍時雨亭青藜閣延師課士名曰百泉書院改者  
高山書院後定名柳湖書院四十四年知府汪公名皋鶴重修之  
募金二千分給典肆歲收其息以作廩膳為長久計後知府彭公  
又修之改下學舍於上舍之兩舍焉四十六年縣令沈公將生息銀  
暫為挪移適以他事獲譴此項遂乾沒無存書院之廢凡數年  
五十二年知府秦蓉莊先生講震鈞與邑侯龔海峯先生講景  
瀚又為增修門之舊向於南者移向之東前建石橋牌坊藏書樓  
五楹暨文瀾橋南之庭五楹後仍舊視向之規模廓宏壯麗嗣是  
人才蔚起科第聯綿可稱盛極蓉莊先生旋升西安糧道去繼之  
者陶桂峰先生諱曾履殷勤教育克繼前規於嘉慶二年又葺  
修之額其藏書樓曰澗暑閣沿宋太子之舊名也書院自始建  
至今其間屢圮屢修皆數大夫之力先伯希伊公與邑之紳士念  
篤德之不可忘因立主祀五先生於養正軒如先旭顧公皋鶴汪  
公震鈞秦公景瀚龔公曾履陶公是也迄於今不數年而台榭  
墻垣漸多傾圮太子野坊南先生名照黎乃為補葺邑宰陳年  
伯先生名鈞捐資濬地又一鼎新時也予喜而志其始末如此

魏光燾題避暑閣

宋蔡子政知渭州今平涼也引暖泉為湖環湖植柳為柳湖之所  
由肇夏月人多避暑於此因建閣其中曰避暑者引薰解愠寓意良  
深元因之明為韓藩苑園清乾隆間始建為平郡書院初名不一  
後乃定名為柳湖避暑閣沿其舊兵燹後因循遺址增其式廓  
創為五郡書院置閣於斯水天風月妙然橫生仍以避暑閣題之  
蓋亦不忘其所自云爾

左文襄公宗棠題暖泉

平涼高寒水泉甚冽此獨以暖稱驗之隆冬不冰也權郡守喻  
君光容贊為池以惠斯民為書此水之

趙時春遊壘崗記

雍山之鎮維吳山之阪為隴其西而北二百里為斧頭山注水出焉注  
出山放之化平川四十里東於壘崗山之前峽至於山之東麓與後峽  
水會循龍尾山之北十餘里至於龍尾始與彈箏峽之水會而注始大  
龍山下至平涼府十里既而南北兩原廓然對峙而川始潤注之水引  
而涉之兩岸以為礎為池為圃卉木茂而禽鳥聚則府城西北之勢愈  
增奇凡遊壘崗者自城者西之自東郭者循城之北而會於西余家  
東郭而別墅距斧頭甚遙故凡壘崗之首尾能悉之壘崗得注勢  
而愈尊蓋由壘前後峽以疏注而壘崗始覺出壘猶正人君子禮  
義以峻其防魏然莫能彼淫夫小人望之而可知其卑且陋故凡

言堂尚者舍注則無以見其尊凡遊堂尚通注南岸道府西越界  
清銀洞溝經石頭寨西嶽廟掠大岡山亂注洶至於問道宮宮者  
軒后與赤松廣成二子授受之所故以為名正德間有道流王翁自  
號全真貌若七八十者頗自矜大然亦不能辟穀但能嚼巨豚膺  
粟至數升脯肫一壯酒飲百觥俗云解為五龍轉降術其術亦非  
道流所甚異然王持此術眩耀於士大夫間以居其背將侈其宮  
群執役者艷而劫焉王斥其名以怖之盜懼敗露遂取其元以滅  
○素與王金真者爭執城市之惡少劫之獄又期年始獲真盜乃  
云云然其先枉死者已數輩矣今宮之後建一閣閣下為王金真像  
云江南有商遺疾得道士療之而愈自稱堂尚道士王金真命  
商肖像於堂尚以為報且彰其異此為其徒羞全真之死故設計  
以解之不足信由宮之北遂升前峽坡皆流石飛沙可四里許至山  
腰一巨石僵道左內有小石光圓如月狀攀躋而外者據石而休  
且飲再登一里許四壁有石碑嵌岩間宋游師雄題名處夫王  
全真求長生而橫罹天折游師雄欲得名而埋沒荒蕪可為之一  
嘆又上穿蒼蔚厝曲盤如前述之半始得平地為濬沱寺寺之後  
稍東高峰中峰益東之高峯為東峰寺東峰之旁為眺豐亭亭  
之下去崖幾百丈有洞高皂鶴巢其中亭上坐則注川南北山之流  
峙城郭村塢之羅布烟雲花鳥之變態操之指掌而無遺故曰眺  
豐眺豐之南由南峯寺亦懸出之注上中峯北行半里有小岡岡上

喬松六株堂前之松以萬數皆俯仰象植中而此松獨迥然透出噫  
可敬畏也松岡有小宇亦禪居北有二絕澗獨木為橋南橋丈餘北  
橋倍之號仙人橋過橋登峻坂即北峯寺寺後萬壑崢嶸幽巖莫  
測而一塔懸立其西北隅塔後數仞為丹穴穴甃北泐余昔曾遊  
焉思之可竦神也其西南林木愈濃徑愈險捫藤蘿百折而上為  
西峯寺而峯之右為故虎穴虎穴迤西有冽泉大旱則微而終不  
涸泉之上復里許登為峻山真武廟廟之南平視為三官廟其西  
仰攀為香山寺三峯堂前之絕嶽下瞰眺豐五峯覽注川南北山  
原若波浪之伏控焉真武廟之東直下溝沱寺為石蹬千百級折  
迴以數十視之諸徑為極艱曲余昔遊未之及今與大梁熊子修  
氏乃登之云熊子曰余昔遊嵩岱華升峨嵋絕頂視此山互有異同  
其俱得稱為名山宜矣獨疑其靈泉抱悶嗚呼世代往矣元化推  
移陵谷變易吾安知其終無是與吾安知其終無是與

張學尹柳湖書院志序

獅子搏象用全力搏兔亦用全力搏兔則何用全力哉曰非用全力  
也夫力全則無所往而不得其全陳平之穿因也使平穿天下如是  
肉也項梁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及起事遂得因其材而用之桓溫  
之伐蜀也劉惔知其必克曰以博知之謝元之拒秦也郗超知其必勝  
曰嘗見其使才履履之間未嘗不得其任龍門以五十萬言叙三十  
年事其間賢豪建白纒觀所不能盡者往往舉其一二軼事以駭之

蓋善觀人者觀其細事即可見其全力也同年朱君子芳以所撰  
柳湖書院志示余其書不滿二萬言而其收錄先儒緒論及名人  
詩文者強半其心花結撰不過二三千言皆若以不經意出之可謂  
結撰之小焉者矣然綜而覽之自山川形勢之勝聖賢道學之精  
英雄樹立之身皆見於所志其間創修之由興廢之變維持保固之  
方至周至悉其褒譏寓於微言足以為戒而不傷於真其所以嘉與  
前修以興起後學之心無有窮矣非其胸有全力而能若是哉吾  
聞平涼為古堂尚地黃帝之非訪道廣成之所藏修飛龍盤鳳之  
山望仙窺佛之峽含靈發秀蜿蜒磅礴而鬱積偉人代興如漢晉  
之梁氏皇甫氏張氏隋唐之田氏牛氏宋之劉信叔郭信之吳晉  
卿曲正甫輩皆具文武全材有忠孝大節彪炳史冊地靈人傑信  
乎膏論其地自漢秦以來為華夷之大限如瓦亭蕭關諸要害襟  
帶西涼咽喉靈武每讀史書觀古名臣經畧所及而思其所以宣  
揚國家之盛德以懷柔遠人者嘗有班超投筆之歎今覽柳湖  
一志而知其地實詩書絃誦之鄉其所志山水皆清和閑逸有沂  
水春風之樂亦足以徵我國家重熙累洽漸仁摩義之盛為曠古  
所未有也予芳以經濟之才任為縣令需次於茲行將以割雞牛  
刀為夫子所笑然古名臣由縣令起家而為將相樹豐功者指  
不勝屈今觀斯志則予芳胸中制度固已見其一班矣庸可  
量乎是為序



鄭濬政在養民義

堯典備載行政之事而政之一字則深沒其文舜典間言養民之  
道而養之一字則未揭其義至有附二典之後以補二典之闕者惟  
禹謨一冊扼要言之矣曰政在養民獨是舜之德則協帝矣舜之  
智則如神矣夫豈不知養民者而禹尚以是戒之何哉蓋是時四  
凶雖誅其餘虎尚未盡剪除凡左氏所謂冒於貨賄如饕饕者  
尚皆擁井牧之任大抵不以政養民轉藉政以自養以廉俸為不足  
養後倣而削民膏以正供為不足養後倣而朘民脂直視朝廷之  
政為養官而設非為養民而設者禹之斯言蓋為若輩下針砭  
也彼蔡沈不識其意謂大禹斯言專為舜告所謂知其一不知  
其二也蓋養民一語為舜言之實為臣舜者言之為一時臣舜者  
言之實為萬世臣舜者言之俾天下萬世知有政者有政政者有  
民者有民民者政政者何民是也民者何養是也苟無民安用政苟  
不養安有民後世曰為政曰行政不過侵漁斯民已身曰秉政曰執  
政不過威福斯民已身至問其所以養民者何如則莫不能為之衣  
飢不能為之食不能為之工以贍其器用不能為之費以通其有無  
困也不能為之蘇貧也不能為之富吁是為足與讀禹謨

鄭濬說夢

乃者晨起寂坐尋假寐方合眼夢一丈夫漢衣冠突入自言吾紙  
神也蔡姓名倫字魚網問造我何為則曰貴報出版日取官吏職

史書吾肌膚腥膻淋漓沁入肝脾今吾嗒嗒作嘔願勿復爾予曰  
以君之靈能改良此輩則穎川渤海芳徽流露行間君之玉體必  
襲餘香是兩便也盍自為計紙神沈吟者久之曰姑少待往去須  
臾復來曰噫敢矣適查真錄污吏中某甲前身虎也咆哮泰山  
側者某乙前身蛇也係出永州觸草木盡死人無禦之者今生為  
吏其猛政毒斂具有宿根非所能化也予曰若然請得以君之矛  
陷君之盾矣太山永州二事獨不載於紙乎君之肌膚污於穢史  
尚矣方訪青間又一人入操龍門音貌類閩人曰僕史遷也余肅  
然延之上座遷顧紙神曰昔僕作酷吏傳於邳都竄成之流斥為乳  
虎鷲鷹不少做借其傳孔僅桑宏羊也一則曰權鹽鐵再則曰算  
舟車凡搜括之政策募為之不少留餘地君之肌膚不污於爾時反  
污於今茲乎方今共和時代凡屬國民一份子者往往不恤犧牲  
頭顱為民造福君雖籍隸仙譜亦國神一份子也今畏肌膚之污  
使管城子憐君不復持寫若輩之貪狀君為潔身計也得矣  
其如救世何無怪君字魚網魚涼血部動物也君之血無乃太涼  
乎紙神汗流浹背顏良久曰謹奉教願自今任管城子大書特  
書雖吾之肌膚與貪吏俱碎不復喋喋也長揖而去既醒錄之  
以醒夢夢者

鄭濬朱慎之先生墓表

慎之先生既卒之五十三年其孫啟明銜其父命請表於予且誦

乃父之言曰清咸同之際同族叛逆環陝甘數十百州縣無完土而屠戮城堡蹂躪毒螫莫吾邑甚始吾村居人三十餘家丁口殆且數百而異姓僑居者不與焉既亂平所謂數百丁口者東鱗西爪祇餘六七人而以之斬祀者十八九家吾家之先男女幾四十餘而得脫不死者一我而已當是時以窮無復之之身顛頓狼狽無以全活投左文襄公部下轉戰花馬池金積堡酒泉間積功加五品銜將拔用矣願以宗祀就湮先人之遺骨木葬棄之來歸治棺收瘞之閱四十餘年於茲仰庇先君子在天之靈家幸中肯兒輩皆已成立願念乃祖以彼其德而未有以示後是用不可於意見其竟乃父之志啟明是以來予然之為次其生平曰先生氏朱諱玉言慎之其字也其遠祖為明襄陵王王就封平涼平涼之朱自之始胤輩後有今索前朝子孫無遠近悉鋤之用改姓以緩禍已而今弛始姓其姓焉先生之曾大父曰文試治家以能稱遇族亮有恩考曰自得性行如其父而謹厚過之先生性溫和無崖岸然不可干以私不為富豪鉅家屈亦不凌貧弱幼讀書粗識字以困於生計遂寢憾甚嘗誡子弟曰我從學日淺未窺聖賢崖略但度不過教人做好人身汝輩勉之同治初陝回作亂族之在甘者亦蜂聚蟻屯和應邑軍陳公令民結團自衛先生為里人倡以勇敢稱既而賊大至寡眾不敵全邑糜爛象之丁壯陣亡畧盡先生扶孤弱之餘遊之鄰村崖堡居無何而賊尾至會日將暮賊解馬投戈駐崖

上為窮攻計同人有夜亡者從先生行乃曰亡固大善顧此孤弱共  
居與俱必不能棄之不義我寧死不為不義生雖然我朱氏天潢  
世胄不可無一脈之延於是遣子先有俱時先有年甫十五尤羸弱  
牽衣泣不釋手先生慰之曰我家世以忠厚聞天必不絕我祀兜無  
自苦姑去先有淚泫泫下趙趙回顧而去其明堡陷賊以刃脅降  
先生不屈罵甚酷遂遇害時同治六年二月某日也春秋五十有  
一閱十二年為先緒五年始葬先塋配潘儒人子二長先有即命  
子表墓者也次成兜次天孫男四啟明增廣生縣立第四高等小  
學校校長以表來請者也向明正明季雜明中學畢業生省議  
會議員曾孫男八鍾靈鍾秀鍾俊鍾奇鍾瑚鍾璉鍾璜鍾珩

趙時春柳湖讌集二首

橫野山為帶連天城作屏先泉隨地綠樹影入潭清宿霧簾  
仍溼溪風水自鳴相邀揮彩筆何必羨登瀛

珠履延賓席銀罌載酒船天邊王子鳳海上水仙宮網浪桃魚  
陣長空度雁聯凌波休笑影已在碧雲間

周鑑柳湖春夜一首

湖上春風晚尚銛苑邊新柳透青尖潭光欲動出鱸鮓柳影  
猶稀露柱蟾四野雪消雪母障滿塘冰散水晶簾秦樓梁苑  
意相似深夜清尊喜再沾

胡大定柳湖避暑閣二首

崑嶺從西拱注流向北朝重樓環碧水高柳挿青霄河朔誰同  
飲山陰幾見招可憐名勝地風景日蕭條

柳色浸衣溼湖煙拂鏡光迎風鷓鴣喜過雨芰荷香盡拱消殘  
暑綠陰晚納涼不須談晉魏早已到羲皇

梁聯馨秋日遊柳湖一首

步晚風初爽新涼試一乘老槐秋帶露明月淨如冰酒愛陶彭澤  
詩憐杜少陵關心忽有感愁緒正因仍

張壽尚暮春柳湖一首

詔到東皇詔始頒東風昨夜入秦關岩邊瀑錦花初放柳外拖  
煙鳥正還紅日已隨征客去白雲長供老僧閒論文幽賞歸來  
暮新月如鉤掛遠山

王備極柳湖種蓮一首

柳湖濃陰湖水邊湖中種藕葉田田我公自得濂溪意不愛天  
香只愛蓮

謝威鳳遊壑尚七律二首

三度登臨三十年者番身世獨悽然蜃樓海市幻中土鶴唳猿  
啼哀夕天道德廣成無問處文章太史有奇緣真人况復逢王  
姓駐節壑尚即是仙

太和宮仰碧雲標朝日蒼茫夜寂寥仙侶笙聲沈萬壑壯夫  
劍氣透重霄石橋有路憑誰掃丹灶無煙待我燒為語山靈

休苦戚黃農泰運已非遥

升允任平有感回首

陵寢山前殺氣高將軍血戰染紅袍歸來馬嘶朔風緊壯士還  
爭試寶刀

郊南雨過草萋萋回首天涯路欲迷身世浮沈何處穩梧桐枝  
上杜鵑啼

變態風雲醉眼過堂前倚劍障頽波斜陽古木寒殘壘衰草邊  
城夜枕戈

幾處烽烟闌畫角何人鉄甲洗銀河天涯恨洒滄桑淚池上於  
今麋鹿多

吳鈞遊堂尚五古

忘卻客中愁看山且載酒重來登堂尚少長樂咸有時當夏之  
初况值新雨後隴上本多山此尤為靈藪詩憶頌山靈畫虎譏  
類狗古木抱崖攀狀如虬蛇走世外作閑人不願有官守笑傲萬  
壑中松柏雜籐柳前峰轉後峰健步呼我友萬籟寂無聲夜  
行穿林草何須秉燭遊月出掛星斗好景勝昨宵谷暗聞雷吼  
廿年來大觀無如此奇偶氣象有萬千雲夢吞八九此後振開  
胸談瀛膾炙口寫景誰入神輞川一白首

王樹枏遊空峒七律二首

君家遊復有前因我亦當年控鶴人曠世難逢廣成子等閒常憶

萬天氏胡兒塞上奇山水燕子堂中萬主翁試向七關高處望倚  
天長劍自嶙峋

唐帝驚看元鶴飛周王搗得白猿歸回中風月依然在江左衣冠忽  
已非冷灶十年月木就深山萬木綠成圓軒轅勝蹟無尋處夜  
半鐘聲落翠微

安維峻遊瑩尚題

昔我戍沙塞題詩靈泉寺長劍倚天磨隱寓瑩尚志不意十年中  
公然復福地我友鄭廣文清遊同攬轡行行過石橋處處益神智  
如尋桃花源絕境少人至又似蓬萊宮神仙可立致穿林上青霄

徑曲步代騎望駕空極目燭烽火遠被古塔迴凌空中台巧位置  
東西南北台各自標靈異琳宮梵宇開瑤草琪花闕松柏高摩雲  
群木如櫛比天門可階升引繩心惴惴絕頂得攀躋喘定神猶悸  
雷峯聲司籥闔空踏欲墜淫川盡一覽道路遼難記五台近羅

列有似兎孫侍路轉下西岩崎嶇行之字夜來宿西台星斗羅胸  
次如聞鈞天樂空際鏡鼓吹明月伴元談清風醒餘醉有鳥巡

山鳴名狗諒非戲晨起一憑欄滿地煙雲膩葍草雜發花異香  
時撲鼻連日騁遊目窮陰探奇秘雲歸龍洞入獅蹲天台伺朽木  
橋飛仙側屏峰擁翠龜台及鳳嶺殿尚靈光魏惟有太統山令  
人思名義筭頭何處是延望足頻跛俯瞰元鶴洞窈然幽以邃自

非凡骨換仙禽不可企今我尚浮沈幾時脫塵累到此心神清富

青真教殿乃知軒轅聖問道非多事世無廣成子漢武亦空詣  
徒令千載下懷古發遙思鞭撻及四夷武皇自英鷲持擬涿鹿  
功伯仲無軒輊世人苟目前饒方恣譽議豈知神武姿電掃空  
異類不然燒回中斯山且淪棄白日即升天於世何所利感此意  
激昂中宵耿無寐軒武世不作浮雲蒼狗肆安得朝陽鳳復鳴  
歸昌瑞倚劍說平生斯游心已遂注清鑒我形山靜知我意龍泉  
韻匣中終當驚魃魅

善為住壘尚北台有感五首

天外哀鳴一雁飛山窗獨依又斜暉他鄉有酒甯辭醉故里無家  
亦想歸妻子尚分三處寄市朝已屆兩年非挑燈細憶平生事  
似我遭逢自古稀

聞說千秋上神仙此地多誰騎玄鶴去我訪赤松過酒但邀山飲詩  
聊待月哦白雲分一榻幾日宿岩阿

眼底碧森森樓臨萬壑深平看山月出俯聽澗松吟枯坐得禪意  
忘機生道心諸天忽破寂一聲蕩清音

到此山更好奇峭莫能名雲就峰頭養松爭石隙生尋幽誰有癖  
坐久我忘情但得遊仙境何須問廣成

大亂誰能已幽栖我自閑孤亭一杯酒落日萬重山日與天俱遠  
心共石頭頑赤松呼不起獨醉白雲間

王學伊遊壘尚七律二首



言身名勝到崖前勢壓秦關二百重鐘磬有聲通上界因密無限拱  
中峰天機活潑隨飛鳥根節盤深墜老松問道軒皇誰復見惟  
留丹灶耐塵封

天為留人不放晴朋軒生話雨中聲從頭流水分清濁到眼青山  
作送迎玄鶴一雙思所止野花千萬不知名老僧乞得摩崖字證  
我風塵鴻爪情

劉瑞年懷感七律二首

平生蜡屐快登臨况復重陽感易深烽火哀鴻驚旅夢鄉書斷  
雁滯歸心身經患難渾忘世氣沮飢寒廢苦吟欲向高台憑遠  
眺千戈滿地正相尋

流年不覺又秋涼撫景興懷兩鬢霜入世自安貧賤命遭時尚免  
亂離傷郊原晴霽蕪猶綠關塞木凋葉已黃僵卧江干嗟歲晚前  
汀風雨兩茫茫

劉瑞年送閔繒卿太守歸里七律一首

懷抱純存愛與忠耄期將屆事成空不酬夙願難安枕未報國恩  
愧撫衷萬里關河辭故壘一肩行李飽秋風功名誤盡輪蹄客  
我替先生淚眼紅

劉瑞年中余忠宣公七律二首

大節崢嶸萬古芳八公天下中斜陽文章氣壓三唐感詞翰才  
擅漢魏長舒郡櫻城援盡絕清池赴難水流香人生到底誰無死

畢竟名爭日月光

婦孺知名姓氏芳  
墓門樹老鬱斜陽  
江山終古威靈著  
風木而今殺氣長  
自是英雄無愧色  
本來節烈足馨香  
大觀高齋曾何事  
兩字流傳附末光

劉瑞年七夕七言詩一首

支機石畔駐星槎  
飲犢河源視晚霞  
笑問幾生成眷屬  
何無兒女也無家

劉瑞年龍亭楹聯一則

我輩復登臨回湖梁宋同塵瞬  
經眉睫千古英雄角逐看楸枰  
而今事過境遷祇贏得片石苔封  
荒台屹立

人生有代謝莫把興亡故迹掛  
在心頭兩間成敗紛紜終歸氣運  
不信山邱華屋且請看空亭殘照  
春水綠波

朱離明讀大學隨筆

大學一書其扼要處在誠意  
吃緊工夫在格物也朱註訓誠為當真  
矣蓋吾心之要素曰知曰情曰意  
心所向為意知即由是為馬轉念  
情亦隨之知從自性中出無善可  
名固未嘗不真也願知流露於  
情意之中易汨沒也情日垢而意  
日污不論昏以心得乎惟知知之  
所以心則知知之所以致矣致如  
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之致謂自  
來之也非往而求之也格正也意  
所著為物必為意之所著者悉  
歸於正則虛靈之舍迥無所有而  
真知朗發自然顯現於事物

之間用情而不為情所用涉意而不為意所涉所謂出於泥而不  
染者此也故物一格則凡所謂致知誠意及修齊治平皆迎刃  
而解矣顧或有訓格為扞格者亦致知之一法究非吾儒所真學  
也夫心因境有內典言之詳矣現前之見聞覺知苟非有物以觸  
發之則見不見聞不聞聞何所據而名見聞乎今扞格之使物不  
與心接此禪家所謂死水也有志大學者與其塞源以求清孰  
若因流以去泥沙之為愈乎

浚谷趙公墓表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  
兼兵部

△△△中年家晚生王崇古撰

維隆慶改元歲躔在卯聖天子嗣大曆服華亭存齋徐公受顧  
命夾輔新政詔超巖穴放逐耆蒿共政陟明黜幽恤亡昭枉海內  
熙熙頌明良庶事日漸起平涼浚谷趙公夙以中丞家食待△△△  
年道義彌篤比歲邊圉多事徐翁意非趙公莫可起靡風振神  
氣公亦日思出當一面辰所蘊藉振動旅身主攘夷翊昌運昌  
以酬知己徐翁重念公勁節壯志出處明決顧身偕於時輩特  
難其進侯大受焉乃公△△△△山居夙起趨縣行祝慶禮凌寒  
致觸風疾旬日不起十一月二十七日卒於華亭縣硯峽之別館古

方承命來督秦兵訴聞驚歎曰天不欲君相延攬英雄殄滅胡  
虜耶何奪趙公速耶既為又以哭之再思△△△其骨天下不患無

驥出也乃會諸台報計闕廷請錄公撫晉功加卹典表忠勵世聖衷  
惻然下天部職方氏稽功宗得公撫晉斬捕首虜三百餘級如例請  
賜祭一壇制備褒恤越明年戊辰長子守巖卜○○○日葬公南山父  
祖之次先期以公門婿提學副使周公鑑狀介於古請徐翁銘  
徐翁按狀而泣首與歎曰予冒公矣予冒公矣既歷叙生平及公  
出處大節遂本遂同登之委亟稱公所為文若詩豪雄宏肆如司  
馬子長李太白卒△於仁義道德初仕世宗皇帝任兵部主事疏  
請禁諂佞以正士風又疏錄諫官明善惡關異端等事下詔獄  
奪官編民暨詔起改官僚復疏正東宮朝會禮儀文武官僚以重  
國本再罷編為民中年以邊事起職方郎曆官山東按察司副  
使數提兵入衛幾陷於逆克後承命撫三晉斥貪墨省征徭抑請  
求戒道饋嘗曰某不欲竊府庫以自潤亦不能借府庫以市恩比  
罷官歸數年科臣稽晉錢穀尚得公所積贖鍰千金佐軍需又  
稱公文學氣節政事振天下顧自謂儒者其志專在攘夷狄  
恢復祖宗之疆宇貽後世以長治久安而卒不獲究厥施深致慨  
焉其銘曰龍興而雲弗從伯樂與驥才相值兮而不獲收以為功  
世方骨劍術而干將莫邪嘗不獲與鉛刀並庸數耶人耶吁嗟  
乎公文付守嚴使者俾刻而納諸公墓求無冒於地下重命索  
方言表其墓道古奉膺三復釋恩終歲竊維士君子之出處關  
世運之治忽過不遇人也其莫之為而為者天也士君子之論交

終始關世運之隆污同不同迹也而誓死生不相背負有道焉以成  
其信非此也曆觀趙公生平所樹立與徐翁沒所慨銘誠相負耶  
非耶趙公可愬於地下乎否耶嗚呼果天意滅胡耶國運彌  
昌耶則君相必將首起趙公羅天下才勇以從事於勾奴縛呼韓  
繫單于可計日而待也抑天未亡胡耶即趙公登用其成功未可  
期也歷代忠烈英豪志存吞胡雪恥者庶矣獲卒如願者幾焉  
欲其出而願違誰若蓄其壯猷俾完令名而無遺成敗論之為  
多耶夫用不易也乃趙公忠義激烈每不覺其言之易古今  
豪傑咸負氣太高不能色容於尋常國趙公自信以終身亦徐  
翁深信公而卒緣以負公焉悲夫徐翁已。重運去知趙公者  
且希矣當其荐用公耶能保終能行所志否耶世運士風之升降  
竊於二公之交卜之矣向使公初嘉靖庚寅之疏行則可卻祥瑞  
罷禱祀正士風杜賄屬奸雄必難以竊國柄貽四海虛耗之禍使  
公任同經。子之疏行則可破方士兩龍不見之難間預定國本  
而聖嗣無就邸朕遠之憂其勁節殊勛當在社稷勒鼎彝不  
。如中歲安邊攘夷所指注云也夫看逆鱗於祥瑞之賀發  
巨奸於寵渥之初洎徐翁早年建白得罪狀其忠烈脊不知有  
身繼正儲位奠宗廟禦兵戍定邊圉凡徐翁所厚望誓生死  
不相背負非友朋私也有臣如二公乃竟必不能協恭以底續  
焉天也數也世固未可測也古生也晚於二公生平論述相待未

扣玄奧嘗聞之公緒論及讀徐翁所哀銘格言信史永可傳矣何  
庸他述耶公家世積厚幼學壯行泊出師代郡躬環甲冑摧堅陣  
英聲偉績備徐翁志其降自星精沒返神居孝友惟德忠諫名  
道德立言不沮不懼凡三不朽於公所謂不冒上帝先師聖君祖  
父四不冒之懿允如周狀厥有徵哉嗚呼後公沒云寤矣公諱時  
春字景仁浚谷為祖居之川因號以識不忘生於正統己巳二月二  
十八日卒年甫五十有九未冠十四以詩魁陝舉十八舉南宮首冠  
丙戌龔用卿榜進士歷官山西巡撫提督雁門三關都察右僉都  
御史公登第四十餘年居官僅十載富於著述遺浚谷詩文集  
十六卷平涼府志十三卷稽古緒論洗心亭詩餘行於世餘尚笥  
未訂刻元配劉孺人比德敬姜先公卒公自為誌銘合葬今阡側  
室王氏生長子守巖邑廩生娶段氏又楊氏生次子守憲聘毛氏  
女四長王氏出歸周憲副封安人仲楊氏出歸生員王傳中三亦  
王出四張出俱幼未聘孫男一名樂女一亦幼子姓黽勉耕讀以世  
其家胥公餘慶云公與古先叔考止一公同登甲第世為秦晉通  
家比年西征數過公每以道德功業相期待歲甲子予撫夏公寄  
詩規勉直出肝膈多祕語古識用自淑入原方期依明德共濟時  
艱乃公忽逝痛哲人之萎謝慨世運之未亨爰稽先達之交  
察天人之故銘以表行用告來世銘曰

粵稽古史漢武重戰功而李廣不封中國相司馬而西夏未平

嗟英雄之數奇憤胡運之難傾於維趙公生鍾河岳降自星精  
少拔魁元致位中丞氣薄李廣友善溫公抱吞胡之壯猷勇康  
濟之精忠文武為憲德義可宗用未究施年斬遐齡豈天人  
之難壽抑世運之待豐遽奪定遠誰續燕銘惻同君輔哀共友  
朋銘勒基礎永慰幽明嗚呼惟公生無愧怍沒有令名崢嶸之  
陽撫撫佳城千秋萬祀式景英風

隆慶四年歲次庚午孟夏望日不肖男子叢等樹



21320

平涼縣志

掛在

中國農民銀行

圖書館簡則

1. 本館借書時間除期星日及例假外每日上午八時至十一時半下午一時半至五時半
2. 借書以二星期為限期滿時欲續借書者須先將原書攜至借書處聲請續借如管理員審核並無他人需要得酌量展期但至多不得再過二星期
3. 借閱圖書不得圖點批註拆角污損如有以上等情者應照時價賠償

P003/6118.1-4

